

獨醒雜志

上

盈



獨
星
雜
志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

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畧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鳶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

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
世是可歎也旣不用世豈不傳世歟達臣旣沒吾得
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
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訛筆也下至謔浪
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
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子之所見
聞者矣亦有子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
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
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第一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
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
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
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
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
畏服

向文簡公爲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卽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卽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畱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應上怪
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爲皆能
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
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
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爲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
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
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旣
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

爲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旣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

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
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
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
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
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領之友龍乃得美
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旣覺
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
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

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爲鶴鵠者何異

劉偉明弇少以才學自負擢高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子里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

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卽取炭畫豬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擎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

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寶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卽子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真罷寶州回尚歷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

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
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真非卒於寶州意者仁甫未
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
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淳裕
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
之曰顧方畧如何爾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
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
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

丁出見癸繩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
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
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
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
罪七問乙用牛釁鐘牽過堂下甲見其觳觫以羊易
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
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
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
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